

# 织补匠：巧手织补出衣物的完美

□晚报记者 朱保彰

织补匠，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从事衣物织补的人。也可以概括为织补工仿照织物的经纬线把破的地方补好，即为织补。织补是技术性、专业性非常强的一个特殊工种。据记载，织补业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了，此后在各个朝代不断地完善，到了清朝时期，因衣物的材料和色彩日趋多元化，使得织补的技巧也更加完美。在改革开放以前，织补业很有市场。但随着工业化的飞速发展，从事织补行当的人就凤毛麟角了。然而，虽然从业人员少，因织补是个技术活，收入也还是相当可观。

## 入行纯属生活无奈

在采访这个行当时，与其说记者寻找采访对象，倒不如说是采访对象找到了记者。前不久，记者在采访沈丘县义工协会开展送温暖活动时，突然有人塞给记者一张精美的名片，上面写着“专业织补”，在名片的背面印着织补的内容。根据这张名片，记者找到了这家织补店。经营这个店面的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妇，他们还有两个帮手。店主叫刘庆亮，今年已经56岁了。

“说起来我干这个行当还不到20年，我以前在镇里的成衣厂当裁剪工，厂子倒闭后我就下岗了，当时还不到40岁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就在街头开了个裁缝店，可干了几年，就干不下去了，原因是大家都买成衣穿，很少有人找裁缝做衣服。”刘庆亮说自己从事织补这个行当纯属偶然。有一天，他去干洗店给儿子洗羽绒服，发现羽绒服肘部破了一个洞。干洗店的服务员问是否需要织

补一下，如果织补这么大的破洞，需要加6元钱。刘庆亮看着织补匠一番飞针走线，织好破洞仅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。自此，刘庆亮认为这是个赚钱的好门路，就拜干洗店里的织补匠为师傅，专心学了半年的时间，到另一家干洗店内与店主合作经营。因为干洗衣服分淡季和旺季，旺季时接的活干不完，淡季时一天只有一两件活，但刘庆亮还是艰难地支撑了下来。

## 织补是个细心活儿

“其实做织补也不是多么高精的技术活，只要细心就行了，不像《红楼梦》里写的宝玉的衣服烧了一个洞，晴雯一夜间用孔雀线把衣服织补得天衣无缝，描述得那么神乎其神。只要用心去做，让顾客满意就行了。每月下来，除帮工和各项开支，也能挣上几千元。夏天是淡季，一天收入百元左右，而冬天生意好的时候一天有200多元的收入。”谈起眼下的生意，刘庆亮显得很满足，但对于自己的技艺却没有满足过。

“各个行业都有各个行业的道，只要你熟悉了这路数，做起来就显得不那么困难了。各种事物只有认真揣摩，才能掌握技巧。在织补

任何一种以前从未遇见过的花纹时，如果想把它织补的效果比较好些，首先要学会做织物结构分析，通过织物结构分析，对该织物就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才能确定织补方式和操作方法。”刘庆亮说，“前年有个上海的客商新买的价值上万元的西服被烟烧了个洞，弃之不舍，穿上却有失风采。他一连找了几家织补店都没有织补成，因为客商要求看不出任何破绽。虽然给出了1000元的高价费用，但却没人敢接这个活儿，难度实在是太高。我接下这个活儿之前，仔细观察布料的纹理，然后在电脑上查看商家布料的来源，

通过认真构思，巧妙缝补，终于达到了客商天衣无缝的要求。其实织补业也有自己的境界，织补匠每次遇到的破洞都不一样的，技术精湛的织补人能轻而易举地补好各种小洞，和那些武林中的高手一样，见招拆招，是织补业内的最高境界。”

刘庆亮说：“搞织补根本不需要花多少本钱，只要技术好就行。因为不需要多高的知识和学历，只要眼睛好使，有耐心、心细就行。”

“跟精工织补相关联的技术还有无缝贴花，这主要针对一些确实补不了洞的衣服。可以根据顾客的喜好，用一些精巧的图案补在洞

上，比如一朵花什么的，看起来天衣无缝，而且极为别致，这就需要仔细揣摩，认真构思。现在的衣服上破个洞，粗补一下收十块八块的很正常，收费的多少主要看衣服的贵贱和修补的难易。如果是精织，黄豆大小的洞，就能收入几十元，在收入上还是有保障的，不能说能发大财，至少能达到衣食无忧。”面对织补业的前景，刘庆亮显得很乐观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各种服装加工厂的大量出现，虽然服装行业有了专门的设计师，但不显眼的织补匠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大有用武之地。



## “登月”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

石申，编出世界上最早的古星表《石氏星表》比欧洲至少早一至两个世纪“嫦娥三号”能成功地飞上月球，降落月球，离不开“天体测量”这门天文学科。天体测量，即测定天体的位置和天体到达某个位置的时间，它是天文学中最古老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学科分支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国的天体测量水平已遥遥领先世界。这一时期，诞生了一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《石氏星表》。

星图是星空的形象表示，星表则是星空的数值表示，任何一颗星的位置都可用它的坐标表达。中国古代一般采用赤道式坐标，《石氏星表》对121颗恒星的位置就用去极度（赤纬的余角）和入宿度（赤经差）来表示，这是中国第一份古星表，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一份古星表。《石氏星表》的作者，就是中国战国中期魏国著名的天文学家石申。

石申又名石申夫，其所著的《石氏星表》原名《天文》，8卷，这部天文大书的价值极高，后人因此尊称之为《石氏星经》。

《石氏星表》在宋以后失传，今天我们仅能从唐代天文学书籍《开元占经》中看到《石氏星表》的一些片段。其中有二十八宿距星和其他一些恒星，可以找到其中115颗星的赤道坐标位置。

有人怀疑《石氏星表》晚于公元前四世纪，但目前的考古发现已否定了这一质疑。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《五星占》中，已记载了公元前三世纪行星运行资料，表明那时已有测角工具。

《石氏星表》是中国后世许多天体测量工作的基础。诸如测量日、月、行星的位置和运动，都要用到其中二十八宿距星的数据，这是

古代中国天文历法中的基本数据。可以说，石申测绘出的星表，是战国到秦汉时代天文历法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石申和同时代的楚国天文学家甘德（著有《天文星占》）太有名了，唐宋人还托他们二人人名，弄出了伪作《甘石星经》。

张衡，创制世界首架观测天体的浑天仪，科学解释“月光”“月蚀”现象揭示“四季”“昼夜”变化原因

张衡，东汉时南阳西鄂（今河南南阳石桥镇）人，靠自学成为闻名乡里的学者，后被推荐到京师洛阳任职，从元初二年（公元115年）起两度任太史令。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记载，张衡在数学、天文、地理、绘画和文学等诸多领域，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，除了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，还著有科学、哲学和文学著作32篇，其中天文著作有《灵宪》和《灵宪图》等。所以《张衡传》中说，“衡善机巧，尤致思于天文、阴阳、历算。”

张衡在天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最卓越，可以说他是汉代天文界的代表人物，著有《灵宪》和《浑天仪图注》二书。在书中，张衡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天文学思想和浑天学说，可算是对汉代天文学的总结。

张衡科学地解释了“月光”和“月蚀”两种月球现象，还有“四季”、“昼夜”变化的原因。张衡认为，月球本身并不发光，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，即月光生于日之所照，魄生于日之所蔽（照不到），月相由于日光的“照”和“蔽”所引起。

张衡分析了月蚀的成因，认为月蚀是因为地影（暗虚）遮蔽月光；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。这些在今天看来可能是“小儿科”，但在当时可是

了不起的研究成果。

张衡观测记录了2500颗恒星，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，还制造了指南车、自动记里鼓车等。

为了纪念张衡的贡献，国际天文学界遂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，命名为“张衡环形山”。

祖冲之，在世界上第一个测量出冬至时刻《大明历》引用“岁差”打破了19年7闰旧历法

祖冲之在数学领域的贡献广为人知，如他求出了圆周率值介于3.1415926和3.1415927之间，这一数据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最精确的。其所撰写的《缀术》一书，在唐代时被定为国子监的数学教材，且修业时间最长，很可惜，此书今已失传。

其实，祖冲之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天文专家。在天文历法方面，编制了《大明历》，首次引进“岁差”算历，使天周同回归年长度分开，另外改革闰周，打破19年7闰的旧历法。

冬至日，祖冲之就是通过冬至日时刻的研究，取得科学突破的。祖冲之仔细研究了每日影长的变化规律，利用冬至日前后影长对称的关系，提出了确定冬至日时刻的新方法，该方法不受阴云蔽日不能测量日影的影响，能求出冬至时刻，此法为后世长久沿用。

祖冲之想出一个新的方法，他不直接观测冬至那天日影的长度，而是观测冬至前后二三四日的日影长度，再取它们的平均值，求出冬至发生的日期和时刻，又由于离开冬至日远些，日影的变化就快些，所以这一方法提高了冬至时刻的测定精度，使用这种观测方法的，祖冲之是世界第一人。

祖冲之制定的《大明历》的岁（一年），实取365.2428日，比元代郭守敬的《授时历》，仅差0.0002，这在当时来说是很精密的。一直到了南宋以后，才达到或超过祖冲之的观测

水平。

郭守敬，首创使用一年365.2426日

《授时历》比欧洲的《格里历》早300多年

张衡、祖冲之都是1970年第一批名字上月球的中国古代科学家，同是第一批的还有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。

郭守敬是河北邢台人，生活在金末元初。从小在祖父的教育下，开始学习数学和水利，后来随当时有名的学者刘秉忠学习天文学和地理学。公元1262年郭守敬受到推荐，元世祖在多伦召见了郭守敬。但郭守敬全身心投入天文领域，是从1276年到1291年担任水利官员这15年间。

这一时期，郭守敬创制和改进了简仪、高表、候极仪、浑天象、仰仪、立运仪、景符、窥几等十多种天文仪器；主持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大地测量，在全国各地共设立27个观测站，最北的观测站在西伯利亚，最南的在西沙群岛，此即“四海测量”。当年从北京图书馆找到了明抄本《天文汇抄》，其中有《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》一册。这是一部星图和星表合为一体的著作，在星图上某星的旁边注明该星的人宿度和去极度，总计有星官267座，1375星，给出坐标的星739颗。

据专家研究，《天文汇抄》就是郭守敬等人编写的全天星表数据。这份星表的误差约15分，比宋表的精度大有提高，是古代星数最多的一张星表。

郭守敬证实了一年365.2426日，是历史上最精密的数值。当时使用这个数值入历，在世界历法史上还是第一次。欧洲著名的格里历法，也采用这个数值，但是比郭守敬晚了大约300多年。

郭守敬与王恂、许衡共同编制出中国古代最先进、施行最久的历法《授时历》，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。

摘自《北京晚报》